



## 素陶工社： 玩是 最重要的事情

# 柴院： 时光在这里慢下来

旌阳算是第四个进驻崔岗艺术家村的艺术家，2012年她来到这里，相中了这个原先“一推就倒，全是杂草”的院落，“当时这边是猪圈，这里是鸡笼”，旌阳用手比划着。

柴院是摄影家旌阳和两个弟弟一起做出来的，因为有着相似的艺术爱好，以及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梦想，让三姐弟亲手用一砖一瓦将柴院打造而成。旌阳介绍，“我们仨都有共同的艺术爱好，我比较喜欢旅游和摄影，二弟刚好相反，喜欢摄影和旅游，三弟是个音乐家，喜欢弹钢琴，还喜欢用一些意想不到的材料来做画。”

走进柴院，是满眼的春意，院墙上的蔷薇，草地上的各种不知名花朵，都开得正欢。一棵柿子树、一棵梨树，都是当初老房子里保留下来的，院后的一角，旌阳打算做个玻璃房。面对柴院大门的是一排四间平房，像青年旅社，来客可以入住，“适合城里人来崔岗落宿这里，一共三间，另一间是自留的。”

平房对面的一间房内大有乾坤，里面摆设着三姐弟从皖南带回的复古家具，一只羚羊头挂饰又让这间屋子多了一丝诡异的气氛，竹椅和复古印花抱枕，每一件物品都在昭示着主人的品位。

旌阳说，崔岗的季节要比城里迟到一个星期至十天左右，城里的花早已开得灿烂，这里才开始有点开放的意思。而柴院，则更能让人体会到这种慢。虽然是摄影家，但在这里，旌阳做着和摄影无关的事情，也没有多少作品在其中展示，不像其他院落的本质是工作室，柴院对于她来说，是一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的地方，

是一个可以随意布置的家，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都集结在一起的地方。也唯有和喜欢的东西相对，和意趣相投的人相处，时间才会真正慢下来吧。

她每天在这里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拔拔草、种种花，整个人处于放空的状态。“如今互联网将我们的时代变成一种碎片时代，身处其中的人也会被碎片化，就像一个机器把你绞碎。比如你可能是一个公务员，但工作之余你可能是个养花专家，你在网络上是个板块的权威，你的生活被分卸成好几块，甚至你的家人也不能全面地了解到你。我在柴院里，就像是另一个家，它不像城市里的房子，你有心事的时候不能躲在一个小房间里，外部的环境仍然会搅扰到你，但这里不会。”



很多人对于制陶的理解，是“玩泥巴”，其实，玩陶是一件很费钱的事，且不说收集贵重陶瓷，就

仅仅制陶这项，成本也很昂贵，虽然如此，但也让建材生意步入正轨、想停下来重拾老手艺的巩孝来乐此不疲。他和妻子王菊生在崔岗艺术家村打造的素陶工社，在充分满足了自身意趣的同时，也招来了很多人前来体验。

走进素陶工社，半封闭式的青砖墙之后，是一个小池塘，用他们的话来说，是孩子的垂钓池。拐过这道屏风后，最惹眼的就是那个玻璃房了，层层叠叠的层架上，摆满了各种多肉植物，小而玲珑，错落有致。

进入屋子里面，不规则原木长桌上，又是各种多肉，甚至这个院落和房间，都被这些多肉和盛托它们的陶制品霸占着，让人怀疑素陶工社，不仅是各种陶制品的家园，也是那些小可爱的天下。这里一百多种多肉，大部分都是市场上很难买到的，是他们从外地带回这里培育而成。让一捧泥土变成容器，让一颗种子变成盆景，大概有某种共同的天然意趣。

巩孝来说，他们一般是用电窑和汽窑，很少用柴窑，因为太奢侈太浪费。他从手机上翻出一张一套茶具的照片给笔者看，那是他自己用柴窑烧制的，而且原材料是木头，如今，这套茶具被觊觎它的买家收藏了。

每逢周末，素陶工社都很热闹，注重这种原生态制陶体验的家长越来越多，一小时大概能做两到三件，做好后晾干一周，下周再来取。笔者盯着那块标有价格的小黑板看，巩孝来说，“没有人还价，反正我们做这个纯粹是自己玩的，你还价也没用，这不是一门生意。”

他也曾经在采访中说，“我们对生意好像没什么太大志向，觉得差不多就行了，一直在用别人赚钱的时间在‘玩’。我们觉得‘玩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用赚来的钱让自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这很重要。”

纯粹为了玩，大概是人间最奢侈的事情了。他所指的玩，当然不是那种灯红酒绿各种消费。太忙的人不能体会这种玩，永远不满足的人也不能体会。想玩一玩，首先，大概是你得停下来。